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二下

丁未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

上還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因名鄷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又制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恐太廟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右補闕權若訥上疏曰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請復存之以光孝理又神龍制書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尋敕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集覽 鄷王后父

皇之貞壽封懿王齋郎屬兩京郊社署共一百二十人掌供郊祊之役禮部奏補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併清官子為之六考而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為之八考而滿皆讀兩經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充祭享而員少兼取三館學生吏一番番戶部下闕符歲一申考如論語及一大經中第者錄奏吏部注名籍散官者番上如初六試而出授散官天地日月等字注見嗣聖六年改造十二字

質實

昊陵順陵武氏尊考為太皇妣為太后墓曰昊陵順陵

發明

武氏為李氏婦而滅唐宗廟惟恐不及中宗為唐子孫而復武氏廟亦惟恐不及據事直書義自見矣雖然逐我者出納我者死此衛子鮮之所以議衛衍者也中宗廢於武氏擯斥幾死而崇之獎之恩意有加復於五王而貶之殺之不啻仇敵勸沮若此其及宜矣非不幸也

三月吐蕃遣使入貢

三月吐蕃遣使入貢質實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夏六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考異按凡例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討得其罪人曰誅此起兵討賊而未得其罪人但當書討誤作誅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

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茍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縣丞甯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貶上以思勗為銀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駮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席豫聞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胡氏曰衛蒯聵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甚矣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脇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上使御

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於難 集覽千騎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增為萬騎梅福譏切王氏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等專朝梅福上書譏切之按譏切猶言誚責也蒯聵欲殺南子蒯聵春秋衛靈公太子也南子靈公夫人也左傳定十四年蒯聵欲殺南

子不果弃宋葡若恠反贖五恠反羅織網羅無辜織成反狀也青蠅小雅詩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文公集傳曰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

質實一統志云永和縣本漢河東郡狐讘縣地也魏始置永和縣晋屬平陽郡後魏罷北齊於狐讘城置臨河郡及臨河縣隋初罷郡改縣曰永和屬隰州唐初移治仙芝谷置東和州貞觀中州罷以縣屬隰州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盧粲幽州人陳州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襄邑縣名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席豫襄陽人蕭至忠蘭陵人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吳兢汴州浚儀人尺布斗粟之譏事在漢文帝八年

書法漢據書反此則曷為不以反書江充既死太子方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衛卒是

真反矣若重俊者廹於三思崇訓之謀且方是時二武之强又非可以徒手取也綱目於重俊書起兵而三思崇訓書誅權衡審矣

發明天子在上太子無故稱兵何不以反書之三思崇訓濁亂宮闈罪惡貫盈將危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戮之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使中宗得有其子也

帝后並加尊號

皇后帥王公上表加帝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為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書法前書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此則曷為以自加為文譏不在下也帝后一體皇后而表加

帝號是欲羣臣之尊已也帝而許皇后之加號是自加也故雖宗楚客之請不書綱目之意微矣

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没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司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楊再思李嶠及御史袁守一皆贊之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胡氏曰當元忠被召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内亂妖妄肆行事可知矣元忠聞之逡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寀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名節盡廢而終亦不免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

夷 質實 渠州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宕渠一統志云務川禹貢荊州流裔春秋戰國屬楚為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為武陵郡地後周屬清江郡隋置務川縣屬庸州尋廢庸州以縣屬巴東郡唐初置務州治務川縣貞觀中改為思州天寶初改為寧夷郡乾元初復為思州宋改為羈縻州政和中復改思州宣和間罷紹興初復置元置思州軍民安撫司至元間改為宣撫司隸湖廣行省本朝為思南府隸貴州布政司涪陵縣名注見晉惠帝大安二年

九月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

至忠上疏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千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公違憲虛徒黍官曹無益時用上不聽

質實 不貲之澤注見漢順帝永

遂二年不

措之身

悊範有罪削其階爵

悊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悊範階爵放于家宦官薛簡等恃寵犯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見訟者無鬚必曲加承接

質實 上蔡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一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州雍州注見玄宗元十一年京兆

書法 悊範罪非謀反作亂不當此何以書重階爵也悊範一階耳階銀青光祿爵上庸公濫莫甚

於此矣故因其

有罪特書之

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為侍中○改羽林千騎為萬騎質實羽林衛名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殺習藝館内教

蘇安恒

安恒矜髙好奇太子誅武三思安恒語人曰此我之謀也故及

書法安恒掠名取禍其以無罪書殺何病中宗也帝未復位安恒一再言人所難可謂有功於帝矣就使果聞此謀猶將宥之實有功而無報處得罪而受誅是帝之受三思甚於愛身也故書殺

之病

冬十二月朔日食○遣使詣江淮贖生考異據漢延熹八年書左悺之苦縣此詣字當作之

中書舍人李乂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人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集覽錢刀漢食貨志貨寳於金利於刀索隱曰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名曰刀以其利於人也

書法識非事也是故黜兵書遣使贖生書遣使皆譏之

戊申二年春二月赦

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 集覽娬媚娘曲名也娬罔甫反太宗始召武后為才人既見賜號娬媚永徽後人皆歌娬媚娘曲桑條韋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條韋也樂 質實祀先蠶注見高宗上元二年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

是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集覽 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塞大磧也按輿地要覽東城本漢雲中郡在榆林縣東北八里中城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西城在今豐州西北八十里拂雲祠朔方郡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塞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也牛頭山名也在白登之北天山之東朝那注見漢文帝十四年

質實 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一統志云三受降城乃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廢東勝州東北八

里本漢雲中郡地寰宇記云此城東南至朔州四百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里本漢九原縣地唐貞觀初立雲中都督府後置横塞軍遂置雲内州舊領雲川柔眼二縣元省入州西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三十里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烽候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烽燧

書法 褚圻斥温識專也此書張仁愿何予功也美惡不嫌同辭

夏四月置脩文館學士

置脩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集覽上官昭容上官複姓也名婉兒昭容婦官名也九嬪之一

書法以學士名官始見于此

秋七月以張仁愿同三品○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

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清源尉呂元泰亦上疏諫造寺曰邊境未寧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供疆塲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平等之心孰過於此

集覽

員外同正

註攝檢校判知官此皆出於特旨所置以待資淺之人員外一曰員外置謂員數之外別置者也同正一曰同正員謂與正員資格同也有試某官攝某官檢校其官判某司事知某事皆其名類不一皆非本制

定昆池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池明皇雜錄曰定昔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云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定數子而取三怨數子謂安樂公主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等三怨謂竭人力費人財奪人家也沙彌釋氏要覽曰沙彌僧始落髮後之稱雜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也善見律云沙彌雖未小戒亦入比丘數

貲賞兩省謂中書省門下省也張九詔曰省省禁署也漢書云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故改名省中鐵鏈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毬場注也漢靈帝建寧二年烽燧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

冬十一月突騎施犯塞遣將軍牛師奬將兵討之考異討首作督

突騎施烏質勒卒子娑葛自立為可汗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僊城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虔瓘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曰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國多內難故且屈志請和其心豈能忘十姓四鎮哉今如忠節之計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地今若有功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何以抑之是以古之智者皆

不顧受裒狄之惠茲預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阿史那猷父叔兄弟皆嘗立為可汗使招十姓卒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况猷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疋馬徒致侵擾今此行必不能得志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實為非計楚客等不從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

集覽 拔汗那即寧遠國古烏縣國也拔一作鏺並音跋于闐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疏勒注同上元鼎二年甘涼甘漢張掖郡涼漢武威郡皆在河西本匈奴休屠王地按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度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

至甘州質賷安西郡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十姓西突厥部落名注見嗣聖十三年間使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四鎮注見高宗調露元年甘涼二州名甘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涼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安樂公主適武延秀考異安上漏以字

武崇訓之弟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集覽安樂公主適武延秀源流

至論曰唐史例曰某人尚公主今綱目例不曰尚而曰公主適某人此所以明人倫也

書法公主下嫁書以許與行不同時則不書以止書適前適武崇訓不書此其書何瀆倫也先是主以崇訓弟延秀美悅之崇訓死因以尚焉其悖不通問之禮久矣書適延秀譏之也

發明　不書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而直書曰安樂公主適延秀者言以則出於上命不言以則公主自適之也夫延秀乃崇訓之弟公主先適崇訓則於延秀為嫂氏今崇訓誅死未幾公主悅延秀而適之則是知有男女而不知有嫂叔是亦匹鳥之不若爾書法如此既已著安樂淫奔之醜又以病中宗不父之惡也

徵武攸緒入朝

召武攸緒於嵩山敕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優制不許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謂平一曰親貴多不

輯睦以何法和之乎一以為宜斥逐姦險山服抑慈存厳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不能用集覽居士野人之衣服起居舍人掌記錄天子言動以脩紀事之史百官志起居舍人二人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質實嵩山注見嗣聖十二年兩儀殿未詳處所武平一太原人

書法自武德以來非蠻夷未有書入朝者書攸緒何錄賢也攸緒於是三見綱目矣賢之故詳書之

牛師奬與突騎施戰敗沒遂赦娑葛立為可汗

牛師奬與娑葛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

遣阿史那獻討娑葛娑葛遣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又聞史獻欲來恐徒擾軍州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遣子鴻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質賣白州

注見高祖武德五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書法　前書犯塞書討之是可罪也於是一戰而敗遂即赦之且立為十四姓可汗唐之失馭甚矣故特書遂遂遽辭也

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書法　昭容不書書上官氏何譏寵過也斬關叩閤之變帝曾不戒而又甚焉

○召王公近臣入閤守歲

召王公近臣入閤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為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從一每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奢欣然有自負之色

集覽 步障晉王愷作紫絲布步障石崇作錦步障王凝之妻謝氏施青綾步障自蔽與賓客談議按步障今罣罳是也以小竹夾結為之衣以布或帛可舒可卷阿奢奢之奢反吳人呼父曰奢

質實 伉儷注見太宗貞觀十五年莒國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莒縣

己酉 三年春正月辛玄武門觀宮女拔河考異 幸上漏帝字

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廻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廻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說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黄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暫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集覽 拔河戲名也景文龍舘記曰清明節以大麻絚兩頭繫千餘小繩數人執之爭挽以力弱者為輸又晏公類要曰以麻絚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而祈農桑也拔音跋鹿鳴詩小雅篇山惲意取和樂且湛謂樂不可甚也蟋蟀詩唐風篇山惲意取好樂無荒謂樂不可淫也三爵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

正誤 郭山惲獨歌鹿鳴今按湛者樂之久也中宗每與近臣宴集令

各效伎藝以為樂故山惲歌鹿鳴等詩以諷之益取示我周行視民不恌等義安得又取和樂且湛一語以勸之也質實李景伯邢州栢仁人懷遠之子李日知滎陽人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彦昭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

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造寺極多所費千萬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在窮極侈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國初食封之家不過三二十今乃百有餘家凡用六十萬丁為絹百二十萬匹今太府庸調絹歲不過百萬國家租賦不及私門之半封戸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典吏困於祇承倉庫竭於資奉又京官有犯方遣刺州選人衰耄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監察御史宋務光亦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戸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戸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人多趨射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分封戸配餘州並附租庸每

年送納上集覽對仗仗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俯僂趨皆不聽出俯低頭僂曲背也俯僂趨出敬畏之甚質實庸調注見高祖武德七年左藏注見代宗也大歴十四年三省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兩臺謂中臺外臺也張九齡曰官舍之重者曰臺蓋取嚴肅尊崇之義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以韋溫鄭愔同三品

溫后兄也

夏五月流鄭愔於吉州貶崔湜江州司馬考異江上漏為字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藉選法大壞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流貶遠州質實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潯陽銓衡注見晉穆帝興寧二年狼

籍注見僖宗乾符五年

楊再思卒○秋七月奚騎施娑葛遣使請降賜名守忠

八月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

○九月以蘇瓌為僕射同三品質實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瑶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為周禮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

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太赦齋娘有
壻者皆遷官流人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
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
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天下之人為臣流涕況陛下
慈念豈不愍臣恓惶表奏不報 集覽 后祼獻以瑤爵祼音灌禮大宗
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云獻獻
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也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
神時也瑤玉也疏云王出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
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
獻尸也齋娘齋戒潔也五行志曰以婦人為齋娘以
祭祀之服執 質實 唐紹京兆人臨之孫蔣欽緒萊州
事近服妖也 膠水人豆籩祭器名注見漢明帝
永平元年均州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武當譙王重
福譙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譙邑重福中宗
之子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焚柴展禮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柴告

豆盧欽望卒○以唐休璟同三品

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鋭

關中饑

關中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不利東行説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質實　關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杜陵縣名注見漢元帝初平元年巫覡注見漢隠帝乾祐三年

庚戌　四年　睿宗皇帝景雲元年　春正月上觀燈於市里考異上當作帝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書法 凡觀譏也觀燈譏之甚也於市里又甚矣綱目書觀燈二是年玄宗開元元年

上御梨園考異 上當作帝

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集覽 絙居登反大繩也 質實 梨園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夏四月幸隆慶池

初武后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

上幸池宴侍臣以厭之 集覽 厭之厭益涉反禳也當也漢高本紀東遊以厭

之

質實 長安城 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一統志云隆慶池在西安府城東

五月宴近臣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質實 八風舞 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八風臺

書法 書讌也綱目書宴十有七 詳漢高帝五年自是以下皆讌也

發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中宗自復位以來于今六載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畧無一善可紀故夫信聽晨牝則女禍復作尊寵三思則武氏再振貶黜譙王則愛子不保寵殺五王則功臣受禍推用方士則妖人得志崇獎僧道則異端恣橫公主開府則女謁盛行員外置官

則爵位濫冗殺戮諫士則忠言路絶斜封拜官則賕賂紛紜甚至書召近臣守歲書觀宮女拔河書觀燈於市里若猶未也書御梨園書幸隆慶池書宴近臣極矣餅中進毒身且不保天醜其為禍出不測固其理之必至者觀綱目先後所書則中宗之禍咸其自取初無足恤向非太宗德澤在人未泯則唐之滅亡必矣夫其所以極情淫逸者不過欲取樂而已而不知禍機伏於其中然後知古之帝王兢兢業業不邇聲色者非惡逸樂而好憂勤也中外奠安社稷鞏固所謂莫大之樂蓋自憂勤中得之豈必恣情極意而後為樂哉後之有天下國家者監中宗之所以失體帝王之所以得其庶矣乎

六月皇后韋氏弑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

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考異按纂弒例曰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據分注后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則此條韋氏下漏進毒二字帝下於神龍殿四字當削去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范氏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陰柔之始以剛制之則吉縱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弒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

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韋氏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

集覽 郎岌姓名岌逆及反易姤之初六曰係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乃履反又女紀反羸劣隨反蹢直益反躅直録反伊川先生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彊之至也止之以

金柅而又係之止之固也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為矣

質實 神龍殿注見太宗貞觀十七年太極殿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詰之注見明宗長興元年詰之無狀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禁中注見宗孝武帝大明六年温王重茂温縣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九年

重茂中宗之子

書法 中宗復位以來殊無一善可紀者嬖縱韋氏唐至再亂不保其身宜矣○五人之相也孰

以之書以於弒帝之下則以之者韋氏也然則五人之為逆黨也明矣重茂不書迎即位何不予韋氏之得立君也不予其立故其廢也斥名之

發明

呂氏亂漢平勃討之殄滅無遺故終西漢世無復女禍武氏亂唐五王討之失賊不誅故未幾即有韋氏之亂然則禍根亂本可不深鋤而痛絶之哉雖然中宗之禍宗楚客馬秦客楊均安樂公主輩皆與聞乎故而獨歸惡韋氏何也中宗寵信艷妻淫而不制楚客輩雖為逆黨要皆出於韋氏是以綱目獨書于册則見中宗不能防閑惟諂貽禍自已而韋氏陰柔浸長卒肆大逆所以推原禍始正其本也或曰裴談張錫張嘉福岑羲崔湜初不預謀反書於弒君之下何也曰此正書法之深意所以誅賊亂之黨孤元惡爾此五人者儻能稍知大義必不從弒君之賊而受其職故不書

宗楚客等所以著禍本之所自起而特書裴談等所以治黨賊者之罪立法若此其為後世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考異為上漏自字是時中宗被弑睿宗未即位隆基封平王非自為而何尹氏發明謂上書討韋氏著其撥亂之績故此恕其自為之罪然昭烈自立為漢中王以宗室繼絕未嘗恕其自立之罪也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

大星皆有定
而史所把
隕落多甚
必如下米雨
其之類然不
殺兵何至
然如故
必流星

文衣豹文鞢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為千騎隸左右
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
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基乃與太平
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
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
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
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
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
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
遂不啟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
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
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
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
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
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
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

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
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
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
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
之屍韋后於市諸韋襁褓兒無免者封隆基為平王
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爵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侍
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誅竄殆
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李
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胡氏
曰殲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
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徒治其末
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縱不復為患亦不厭人心拂天
理矣當是時之若能條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
號毀其事以庶人禮葬絕之于祖宗其猶足以救中
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乎雖曰禮無臣
子貶尊上之文然武氏所為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

也必睿宗有所不忍則大臣以道正國者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為法受惡可也

集覽 鞲將先反馬鞍具也榜捶並笞擊也榜音彭字或從手五王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神龍元年嘗舉兵討諸武

質實 臨淄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潞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崔日用滑州人鍾紹京贛州人繇十世孫朝邑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折衝官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羽林衛名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果毅官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年罪及三族注見秦二世二年禠禠注見漢殤帝建平元年立節縣名注見嗣聖八年義豐

書法 書為平王何隆基自王也然則五人之相也又孰以之隆基以之也首書為王繼書以某某然後下書相王即位隆基之心可見矣

發明分注載封隆基爲平王而綱目不書其封若隆基之自爲平王者何也臨淄始焉舉事不白相王既誅韋氏遲回久之考之前史蓋自六月庚子至甲辰首尾五日必待劉幽求力言始請相王即位是以先儒謂臨淄本意蓋欲自取此即綱目書法之意也然則何不以自爲平王書之曰臨淄剗平內難興復唐室社稷之不泯實嘉賴之故綱目上書臨淄起兵討韋氏既以著其撥亂之績故下書隆基爲平王所以恕其自爲之罪也嗚呼綱目之立法如此則其急於討亂厚於待人爲何如哉此君子所以有取乎綱目也此君子所以有樂乎綱目也

相王旦即位廢重茂復爲温王

劉幽求言於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

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坐遂提下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為温王置於内宅胡氏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耳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淸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質實

相州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神器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

書法重茂嘗立矣斥名之何不成之為君也終綱目廢不書主者三梁蕭正德蕭淵明唐重茂皆立不以正也

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尋罷之

紹京嘗為司農錄事旣典朝政縱情賞罰衆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集覽 出自胥徒薛稷傳曰紹京本胥吏按周禮胥徒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也胥讀如諝諝其有才知為什長故一胥十徒也諝思敘反具瞻之美詩民具爾瞻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質實 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書法 書尋罷之何美從諫也書尋罷之始此尋罷之之辭二有幸之之辭有惜之之辭以鍾紹京為中書令是年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宣宗大中六年唐以宋齊丘知尚書省五代壬寅年皆幸之也以李谿同平章事昭宗乾寧元年惜之也終綱目拜官書尋罷之四

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考異 太上漏皇字

考證 當加皇字於太子之上○謹按

明皇平韋氏之亂睿宗即位欲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久不決宋王辭以死不居平王上睿宗從之先儒有言善哉宋王之讓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曰斯言也宋王所自言因事處變一時之權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范氏曰太子者君之貳父之統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二公立言垂教斯所謂萬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泰伯之志也泰伯不逃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為太子明皇舉事時其志將以自取也至於內外皆定天下歸心不得已迎睿宗其於父兄之間有慙德焉若宋王如隱太子而不避則開元治亂又未可知也觀其專事娛樂未嘗及時政長枕大衾非明皇素友愛也宋王有以啟之耳

然則宋王亦無得而稱乎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

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質實　宋王成器宋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梁國成器睿宗長子平王隆基平州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隆基睿宗第三子

以薛稷參知機務

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故為相

集覽　工書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世南褚遂良所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

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其尸

書法　嘗書黜封德彞贈謚矣未有書暴其尸者書暴其尸快之也終綱目書削謚二封德彞武

三思書戮棺三洪平帝元始五年發陶共王母及丁姬冢是年玄宗天寶十二載李林甫

○以姚元之同三品常嗣立蕭至忠爲中書令趙彦昭崔湜並同平章事○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戸

公主沈敏多權畧武后以爲類己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贈郎岌燕欽融蘇安恒諫議大夫○秋七月贈韋月將宣州刺史質實宣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以崔日用參知機

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太府少卿韋湊上書曰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太子據鞍自若及其徒倒戈然後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今聖朝禮葬謚為節愍臣竊惑之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誅姦臣而專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但停多祚贈官而已

集覽彰善癉惡書畢命文注癉病也疏云明其

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 質實 韋湊萬年人叔諧玄孫倒戈注見晉武帝泰始七年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質實 紀綱注見宋營陽王景平二年

崔湜蕭至忠韋嗣立趙彥昭崔日用薛稷罷

日用與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廢崇恩廟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為庶人

發明

昏亂之世正邪易位如武韋輩求得欲從富貴極矣然轉眄之間禍敗已及屠戮其身廢黜其號斲棺暴尸猶未足以盡其罪也郎岌燕欽融韋月將諸人各贈以官而敬暉等五王追復爵位公道初無終泯之理回視向之炎炎者果安在哉綱目詳書于冊其為斯世勸戒豈不昭昭著明也哉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后之臨朝也鄭愔貶過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左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州長史崔日

知帥衆討之重福窘廹赴漕渠溺死悟與靈均皆伏誅初悟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常氏常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

質實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於是重福溺死書伏誅何正其罪也

詔以萬騎補外官更置飛騎

萬騎恃功暴横長安中苦之故有是命

質實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

發明是時姚宋諸賢進用政事清明故其設施如此書之册美可知也

冬十月以薛訥為幽州經畧節度大使質實薛訥絳州龍門人仁貴之子幽州注見高祖武徳四年

節度之名自此始

書法節度之置始此故謹志之

十一月以姚元之為中書令○葬定陵質實一統志云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一百十五里龍泉山下又河南府偃師縣宋亦有陵在焉

朝議以帝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妃趙氏為和思皇后招魂祔葬范氏曰人之死也魂氣歸于

天形魄歸于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而必為之墓不亦虛乎

許公蘇瓌卒

制起復瓌子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質實許州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蘇瓌武功人

十二月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官

上以二女為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欲為造觀諫議大夫甯原悌上疏曰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宜加屛斥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

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太宗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陛下之兄也棄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凶今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二公主後改號金僊玉真公主范氏曰孔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為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廢人倫瀆典禮襲非法之服奉不孝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若其可為先王為之矣不待後世始能行也

集覽 女官宮或作冠謂女為道家者流

質實 甯原撰欽江人

書法 譏也以是為孝末矣公主為女官終綱目一書而已

加李朝隱太中大夫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太中大夫賜

中上

考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集覽 不畏彊禦注見漢桓帝延熹九年

質實 盧從愿范陽人昶六世孫陸象先蘇州人

書法 兵部不書書元之何善其職也

貶祝欽明郭山惲為諸州長史

侍御史倪若水彈奏欽明山揮亂常改作希旨病君於是左授胡氏曰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不以聽焉祝郭二人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裔今雖貶黜而有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集覽以疑衆殺此上五句並禮記王制文鄭玄曰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不以聽亦王制文鄭玄曰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明有民有社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質實倪若水恒州藁城人四裔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

姚州蠻反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築城置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為

奴婢舉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嶲路絶集覽姚嶲二州姚本滇池國唐置姚州嶲古邛都國漢置越嶲郡唐置嶲州嶲音髓質實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姚嶲二州名姚注見嗣聖十四年嶲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嶲

辛亥

睿宗皇帝景雲二年

書法綱目非元年不書號此二年也其書號何改元於去年也去年分注嘗細書睿宗皇帝景雲元年矣此其復大書睿宗皇帝何正始也中宗弑重茂廢宜立者相王旦也大書睿宗皇帝所以正其始也

春正月突厥默啜遣使請和質實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為纖悉必聞於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常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

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悦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

集覽流言書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瞿然驚視貌瞿俱遇反

質實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幽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岐薛二州名岐注見周顯王八年薛未詳沿革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書法於是出二王刺州公主安置命太子監國此其先書監國何重國本也先書監國次書出成器等則其與於交構明矣

復斜封官

殿中侍御史崔涖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敘用率府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收敘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胡氏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過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

而此說得行何哉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隂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集覽　唐置左右衛率府率率所類反或音朔律反衛率府掌東宫禁衛之法太子出入則率其屬於牙門之左右以為捍守汲引薦導也漢書注顔師古曰言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以六居五六隂數九陽數也二臣位五君位也以六居五言以柔而居君位也易坤卦六五黄裳元吉伊川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黄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隂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使太平隂疑於陽謂致使太平公主不守分也易坤卦隂疑於陽必戰伊川傳曰陽大隂小隂必從陽隂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

戰陰與陽戰則陰陽皆傷也朱氏本義曰疑謂均敵而無小大之差也 質實 柳澤解人

發明 睿宗唐之賢主側觀其恬淡寡慾黃屋非心即位之初擢用正人政事脩飭益自貞觀以來未之有也然未幾太平撓政弊倖復生於是斜封首復而紀綱漸紊益帝之清簡有餘而明斷不足是以其弊至於此爾嗚呼以睿宗之清淨簡寡而猶不免此況汩沒於嗜慾者乎綱目於前書罷斜封官於後書復斜封官則當時治亂得失輔相賢否皆可知矣

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質實 申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楚州注見晉孝武帝大明三年山陽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

劉幽求罷○以左右萬騎羽林為北門四軍○以常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紊亂復為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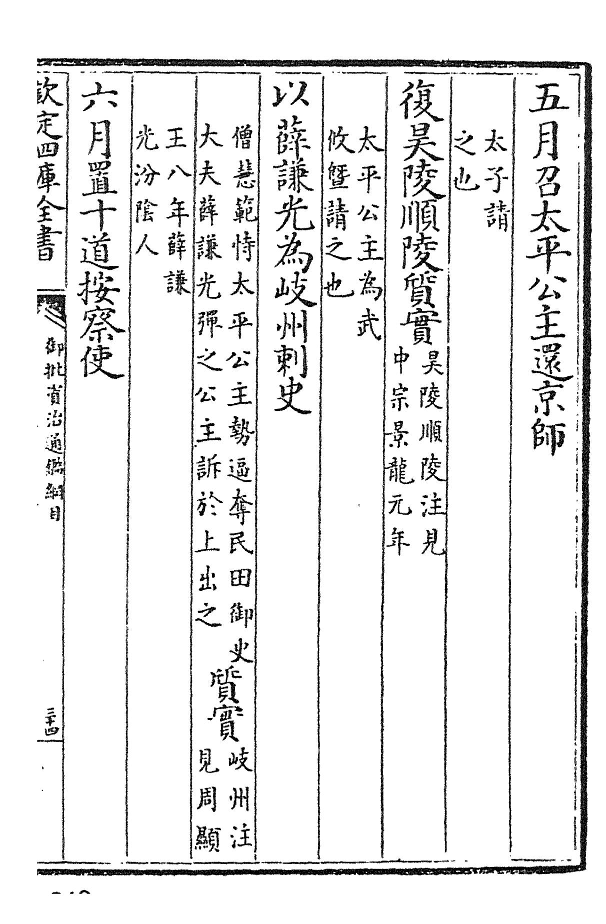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之黨也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質實

萬乘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

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五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太子請之也

復昊陵順陵質實

昊陵順陵注見中宗景龍元年

太平公主為武攸暨請之也

以薛謙光為岐州刺史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田御史大夫薛謙光彈之公主訴於上出之

質實

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薛謙光汾陰人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廵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

書法按察使之名始此

秋七月追復上官氏為昭容

初昭容從母之子王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婕妤附之滅族之道也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重俊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故中宗崩草遺制以相王輔政及隆基入宮又殺宮人迎之劉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遂斬之至是復追謚曰惠文

書法 昭容爾書追復何予徙義也昭容自重復叩閤之後心附帝室臨淄殺之為不恕矣於是特書所以勸徙義也

以韋安石為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已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九月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脩金僊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質實 金僊玉真二觀未詳處所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

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帝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慾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質實　魏知古深州人

遣御史中丞和逢堯使突厥

逢堯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何不襲唐冠帶使之聞之默啜許諾明日幞頭紫衫再拜稱臣　集覽　處密注見高宗永徽二年堅昆注見漢宣帝黄龍元年幞頭幞防玉反字亦作襆本襆巾故用全幅帛向後襆髮謂之幞頭二儀實録云古以皂羅三尺裹頭號頭巾至周武帝依古三

陰陽術數道士且不屑為況人主日御萬幾何暇及此睿宗之問為失言矣承禎應對確有至理同請還山尤見高致

尺裁為幞頭唐馬周交解為之夢溪筆談曰唐惟人主用硬脚一云梁高祖始布漆于紗施鐵為脚

質

實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十一月令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集覽廣成莊子在宥

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黄帝往訪之問至道焉陸德明曰廣成子或云即老子别號葛稚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初出於上三皇時號玄中法師出於下三皇時號金闕帝君出黄帝時號力默子又號廣成子出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號支邑先生出周武王時為柱下史號郭叔子出於漢初號黄石公出於漢文帝時號河上公終南山地理志扶風郡有武功縣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括地志云終南一名中南一名太乙一名橘山一名周南一名地肺四皓以漢高慢士共入商洛山漢高徵之不來遂隠此山福地記云終南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數百里仕宦之疾徑新史作捷徑杜詩捷徑應未忍注杜脩可曰張衡應閒曰捷徑邪至我不忍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歙肩又杜詩薄劣慙真隠注師尹曰隠有真有假如杜淹之隠嵩山儌求利禄此所謂仕塗之捷徑耳即此

質實一統志云天台山名在台州府天台縣西一百一十里道書是山上應台星超然秀出有八重視之如一帆高一萬八千丈周廻八百里山去天不遠路由福溪水險而清前有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絶澗惟忘其身然後能濟濟者梯巖壁援藤葛始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奇秀雙列於青霄上有瓊樓玉闕天堂碧林醴泉僊物畢具也司馬承禎隱居桐栢山構層軒於壇上號白雲子唐則天時屢召不起睿宗延問治身治國之術答以為道日損與物自然之言睿宗嘉歎欲加寵位固辭而歸先期告終忽若蟬蛻弟子歛空衣葬之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黄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毋勞爾形毋摇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慎内閉外多智我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我千二百年未嘗衰老終南山注

見晉元帝太興四年

書法史崇恩書道道士承禎道士也不書何承禎有道者非黃冠師比也故不書然則軒轅集亦有道者何以書道士為迎之書也

壬子太極元年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春正月祀南郊

初用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集覽合祭天地合閻曷反賈曾議虞夏之時禘於郊則地祗羣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祖配

書法自此以後天地又合祭

賨懷貞尒義同三品考異賨上漏以字○以蕭至忠為刑部

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質實 華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尚書官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書法 唐世之禍恒在女子武韋可鑒矣睿宗自景雲二年以來綱目所書二十二事為公主而設者十二焉書蒲州安置之後書復斜封官公主之言也貶姚宋公主之怒也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則帝欲傳位公主沮之也書召還京師之後書復昊陵順陵公主之請也出薛謙光公主之訴也

奪安石權公主之所憾也再還竇懷貞公主之黨也罷安石等相幽求崔湜象先皆公主之志也蕭至忠為尚書公主之所引也朝廷大政惟公主是從使非早授大位其不為中宗者幾希矣故綱目特詳之

夏五月祭北郊○六月以岑羲為侍中○幽州大都督孫佺襲奚敗沒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以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孫佺至州帥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天熱懸軍遠襲非計也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遂行遇奚騎八千戰

于冷陘大敗為虜所擒 集覽 襲奚句絕襲掩其不備
獻於突厥黙啜殺之 也奚奚之先東胡宇文之
別種本號庫莫奚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後為契
丹所併以奚王牙帳所居建城號中京中京東過小
河唱叫山由古北口至中京皆奚境也契丹志云奚
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西臨馬孟山六十里其山南
北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西山契丹注見
晉安帝義熙二年冷陘契丹中山在營州北 正誤
孫佺帥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
今按當連下文契丹為句唐謂奚與契丹為兩蕃肅
宗實錄安祿山云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那又玄
宗時信安王禕擊奚契丹烏承玭曰二虜劇賊也通
鑑前後書奚契丹甚多或以為一虜 質實 幽州注見
者非烏可利乃唐官非契丹將軍也 高祖武德
四年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
昌黎燕州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質實彗星注見周顯王八年太微注見漢景帝後三年○以竇懷貞為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

有相者謂同三品竇懷貞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敕聽之尋復以為左僕射質實一統志云安國寺在河南府治南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考證當作皇太子隆基即位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

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廵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胡氏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集覽 帝座及心前星帝座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心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質實 廵狩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太極殿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七年武德殿未詳處所

書法 彗星之變高湛嘗書傳位太子矣梁乙酉年於是復見綱目上書傳位下書即位正也太宗肅宗皆不得與於此後此其惟憲宗乎然星變一也高湛傳位而齊以亡睿宗傳位而唐以安所

謂吉凶由人矣終綱目書傳國傳位七詳周赧王十六年

發明唐朝傳位於子者四君然而書法則不同在太宗則直書太子即位在肅宗則書太子即位於靈武惟睿宗順宗書帝傳位於太子蓋此二君制命在己出於由衷而彼二君則幾於篡矣此綱目所以不得不各書其實也

立妃王氏為皇后○以劉幽求為僕射同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中書令質實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流劉幽求於封州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上之為太子也琚至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

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
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
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
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
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
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
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暐謀使言
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
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
之上以為然暐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
流幽求於封州張暐於豐州初崔湜坐與譙王重福
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
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
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
免質寶河內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封州注見宋文帝仁壽元年成州豐州注見漢宣

帝甘露二年五原塞桂州注見秦始皇
三十三年桂林王畋相州人寬之曾孫

九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冬十月沙陁金山遣使入貢

沙陁處月之別集覽沙陁金山處月之別種西突厥
種也姓朱邪氏之苗裔本號朱邪世居金娑山
之陽蒲類海之東其地有大磧名曰沙陁後因以沙
陁為號以朱邪為姓至唐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始見
中國其後有朱邪赤心懿宗時賜姓李名國昌克
用其子也邪移遮反處月西域國本西突厥之別部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
忘之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

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癸丑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正月詔衛士二十五入軍五十而免○以蕭至忠為中書令○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

生憯積順生變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集覽 大酺服虔曰酺音蒲顏師古曰服音是酺布也王德布大飲酒也文頴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故賜酺得會聚飲食也唐無酺禁今亦賜酺者蓋聚作伎樂高年賜酒麪合樂合如字又音閤合醵合音閤醵極虐反會錢飲酒也百戲漢書天子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蓋若此雜變不一陳之故名百戲

質實 晉陵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毘陵

發明 玄宗初政首書御樓觀燈殆與中宗無異何哉是時睿宗在上猶總大權而太平熒惑其

間玄宗未免曲意奉承是以嬉戲為樂有此舉爾直筆書之亦可歎也

以高麗大祚榮為勃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其别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戸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

集覽大祚榮祚榮姓大氏本粟靺鞨附高麗者質實高麗東胡種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東牟山未詳處所靺鞨北狄國名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勃海郡注見晋成帝咸康六年杷婁

夏五月罷脩大明宫

脩大明宮未畢敕以農務方勤罷之

質實 大明宮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 太宗再罷脩洛陽宮不書罷此其書罷脩何美之也於是脩宮未畢上以農務方勤特敕罷之可謂有愛民之誠矣故特書而美之終綱目宮室書罷者三漢明帝永平三年是年敬宗寶鼎元年皆美辭也

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

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

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集覽 僧慧範僧浮屠道人慧範其名

赤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為粉而服之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消癰腫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陶隱居云赤箭草亦是芝類莖赤如箭簳葉甚端根如人足又云如芋有十二子為衛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如此亦非俗所見圖經曰赤箭實似苦楝子核作五六稜中有肉如麩前奉詔上皇之命曰詔謂皇帝先前曾承此詔命禔與禔示力反與讀與預同枝黨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正誤 禔與逆謀今按此處有兩禔與字上文崔禔與右丞盧藏用云云與字則上聲

質實 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王毛仲高麗人高力士高州人馮盎曾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姜皎

之二邽

書法上書公主謀逆賜死下書四人伏誅則四人為公主之黨明矣綱目書公主反逆誅死者

四洪郢邑唐高陽太平惟安樂以韋后黨書其黨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考證當加官者於高力士

上○謹按凡例曰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字註云以晉刑人與政之屬夫刑人用權莫盛於唐尊為上皇以兵胡之貴為天子以父呼之甚至弒君弒后豈特與政而已哉追原其自始於高力士盛於李輔國而極於閹奏遂皆由諸帝狎近便嬖授以國命而不可奪此非用權者之過用之以權者之過也今故推本正例自高力士至韓全誨十有餘人拜官之始皆加宦者於名氏之上若張承業死則綱目特筆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

使繼承業卒是時唐已亡從之以唐號表其忠賢云

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廩食守門傳令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玄宗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内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范氏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變祖宗之業也創業之君得之難故其慮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容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益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末流之禍益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質實　蕭岑　蕭至忠岑羲　履霜　易坤初六爻辭

書法　呂强不書宦者賢之也漢靈帝光和二年此其不書何唐世宦者例不書也例不書也者不勝書也然則曷為書為將軍譏也唐初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中宗時亦鮮有衣緋者力士為將軍而宦官自此盛矣書為將軍著唐世之禍始也

發明　漢竇憲之誅鄭衆實預其謀和帝寵以封爵遂為東都不救之禍唐太平公主之誅高力士亦出入其間玄宗畀以重任迄為唐室膏肓之疾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綱目詳而書之所以著唐人禍亂之本葢自此始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哉

以張説為中書令○陸象先罷○八月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九月以李暢為虔州刺史

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為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質實 李暢贊皇人虔州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南康

罷諸道按察使○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質實 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講武於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

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慴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集覽纛音道又音毒軍中大皂旗名二儀實録云纛皂繒為之似蚩尤之首質實新豐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驪山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郭元振魏州人新州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

書法書講武何譏也何譏黷武且淫刑帝兩失之矣終綱目書講武三詳漢靈帝中平五年書大閱二詳晉成帝咸康六年皆譏也舍是無書者矣

以姚元之同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

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畧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向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

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攜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欒失溺在緣情之舉失布之儔也擢為尚書郎

集覽 過也溺乃力反惑也言舉人之失在於因緣私情耳淺中猶言狹中淺謀也弱植左傳襄三十年其君弱植注其君之患弱於樹立延頸企踵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李攜姓名攜吁為反欒布之儔漢高時欒布為梁王彭越大夫越反梟首洛陽詔收視越者輒捕之時布使於齊其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漢高乃拜為都尉

正誤 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按當以其所以失四字為句

質實 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斥堠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張九齡曲江人新興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新州欒布梁人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遊及越為梁王請布為大夫越被誅布祠而哭之漢高帝欲烹布布請就烹帝壯其義拜為都尉後以功封鄃

侯

發明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其臣不能欺玄宗欲相姚崇而張說疾之既彈以趙彥昭而明皇不納亦可已矣又使姜皎曲為之說非明皇灼見其姦寧不墮其計中夫如是則羣臣何所容其欺乎書以姚元之同三品文無美詞而美固在其中矣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

書法尊號前乎未有也自高宗武后始玄宗始清帝室治象一新而臣下猶踵前弊綱目書羣臣請譏諛也

○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於上曰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集覽 縱橫縱亦作從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按行謂至北邊有所按察也行音下孟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質實 雍州注見開元十一年京兆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欵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

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集覽岐王名範質實岐州名注見周顯王八年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二下